

冒犯文化



胡野秋 著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冒犯文化

胡野秋 著



安徽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冒犯文化/胡野秋著. —合肥:安徽大学出版社, 2009. 9
ISBN 978-7-81110-672-5

I. 冒... II. 胡... III. 散文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168320 号

出 版 安徽大学出版社
地 址 合肥市肥西路 3 号(邮编 230039)
策划统筹 一真书篮
责任编辑 朱丽琴
书籍设计 刘运来
联系电话 编辑室 0551-5108223 发行部 0551-5107716
E-mail zlqemail2008@126.com
印 刷 合肥远东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80×1230 1/32
字 数 200 千
印 张 8
版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81110-672-5
定 价 21.00 元

如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出版社发行部联系调换

自序

这是一本谈论文化的书,但在言语间对时下的文化多有冒犯。
一个文化研究者,却如此冒犯文化,所为何来?

文化在吾国的经历颇为曲折,有如过山车,时而抛上巅峰,时而沉落深渊。得意时人人均沾,失意时个个皆唾。眼下“文化过山车”正到达高点,喝彩与喧嚣四起,文化却无法挽回地贬值,成为众人的消遣品,文化消费时代千娇百媚地走来。

人在消费的时候,最需要的就是快感,无论是口舌之欲,还是身体之欲,只要有感官的参与,则万事大吉。我们于无处不在的文化狂欢中,收获着贫瘠的快乐、稍纵即逝的快乐。

在我看来,文化正成为一个新的垃圾桶,什么都在朝里倒。在倾倒的过程中,文化被糟蹋得不成样子。对这样的“文化”,冒犯一下又怎样?换句话说,我是对冒犯的冒犯。

面对文化泛滥的游乐场,需要有人说“不”!虽然这对于买好了门票急于进场的人来说,有些煞风景。但如果他们就此逃过了进场之后只能自我消费的尴尬,这种结果还是值得期待的。

这本书注定得不到更多的喝彩,对于众多的狂欢者而言,泼冷

水总是不合时宜的。

但我接受甚至拥抱这个结局的到来。

因为,这就是冒犯的代价。

冒犯文化

CONTENTS

卷上 文化真相

- 3 | 金庸的黄昏恋
- 6 | 拒绝戴套
- 9 | 我做“星期五”
- 12 | 门,还是陷阱
- 16 | 历史这个小姑娘
- 19 | 张爱玲的一热再热
- 21 | 谁有资格规范汉字
- 24 | 经典的被流放
- 27 | 《红楼梦》怎么读
- 30 | 犯贱文化之种种
- 33 | 大师时代远去
- 36 | 山寨无文化
- 39 | 把月亮还给中秋
- 42 | 母亲节哪天好
- 44 | 所有的艺术品都在寻找爱人

- 47 | 有一类书是毒药
- 50 | “抄女”初长成
- 53 | 诡异的大师
- 57 | 又到清明祭孔时
- 63 | 孔子的被绑架
- 66 | 脑袋发霉
- 69 | 文化的“显规则”
- 72 | 再说“显规则”
- 75 | 三说“显规则”
- 77 | 口水淹死小沈阳
- 80 | 七千年前的碎片
- 83 | 世界奇迹也靠海选
- 86 | 对《人文解码》的再解码
- 90 | 历史需要证明

卷中 话题时代

- 95 | 丑闻也是生产力
- 98 | 功夫熊猫与赵氏思维
- 101 | 遗产风波正成为超女事件
- 104 | 怀旧与遗憾并存的《天安门》
- 107 | 明星真能跨国找到爱吗
- 110 | 饶了本山大叔
- 113 | 娱乐,向死而生
- 117 | 想起南京
- 120 | 编剧的愤怒
- 123 | 宽容烂片

- 126 | 失控的刘跃进
- 129 | 广电总局已成“嫌人马大姐”
- 132 | 文人触电
- 134 | 七夕节与姐弟恋
- 136 | 深圳的“阿伽门农”
- 139 | 点评三部大片
- 142 | 奔向快乐
- 146 | 青歌赛的三要三不要
- 149 | 两个文化冠军
- 152 | 比周瑜小气的央视
- 153 | 冯小刚的回归
- 156 | 半部好戏赏梅兰
- 158 | 话剧不冬眠
- 161 | 深圳的“小剧场元年”
- 164 | 扎堆的艺术展
- 167 | 历史剧的血腥气
- 170 | 明星的幸福歌
- 172 | 人戏太深防肠断
- 174 | 娱乐中的意外

卷下 东鳞西爪

- 179 | 我和读书论坛
- 181 | 身体也是文化
- 185 | 八百年前男和女
- 188 | 中国教育病了
- 192 | 活在岁月中的文字

- 195 | 标志的魅惑
- 199 | 家务经济学
- 203 | 糟蹋诗歌
- 207 | 诗歌还没死透
- 210 | 继续呼吸
- 212 | 等待泥牛归来
- 214 | 人生如球
- 216 | 四年一次的抽筋
- 218 | 人生何处不乌龙
- 220 | 男儿当自强
- 222 | 偷乐
- 224 | 盛夏无冷门
- 226 | 孤独
- 228 | 性别足球
- 230 | 城中村不该亡
- 232 | 遥想功夫
- 235 | 选秀年
- 237 | 渗透展
- 239 | 去年今日
- 241 | 待在家里
- 242 | 得失皆印
- 244 | 我的第一份工

跋

卷上

文化真相

金庸的黄昏恋 / 拒绝戴套 /
我做“星期五” / 门, 还是陷阱 /
历史这个小姑娘 / 张爱玲的一热再热 /
谁有资格规范汉字 / 经典的被流放 /
《红楼梦》怎么读 / 犯贱文化之种种 /
大师时代远去 / 山寨无文化 /
把月亮还给中秋 / 母亲节哪天好 /
所有的艺术品都在寻找爱人 /
有一类书是毒药 / “抄女”初长成 /
诡异的大师 / 又到清明祭孔时 /
孔子的被绑架 / 脑袋发霉 /
文化的“显规则” / 再说“显规则” /
三说“显规则” / 口水淹死小沈阳 /
七千年前的碎片 / 世界奇迹也靠海选 /
对《人文解码》的再解码 / 历史需要证明

金庸的黄昏恋

金大侠加入作协了，文坛骚然。人们像突然发现了一场黄昏恋，开始为这貌似悬殊的婚姻担忧起来。

其实这本没什么稀奇的，金老以武侠起家，哪个主角到头来不都归属名门望派。有个令狐冲自由散漫，被逐出华山派师门，立刻就做了恒山派掌门，有段时间实在无法在正派立足，便归了日月神教，成了三教九流的盟主。一天也没闲着。就连杨过这样的孤儿，不也拜了古墓派小龙女为师，而且演绎出轰轰烈烈的师生恋吗？至于郭靖、萧峰更是离不开丐帮。最不济的韦小宝，天天混吃混喝，最后还是弃暗投明做了天地会的香主，俨然一个卧底。

凭啥只让小说主角放火，不让小说作者点灯？这么些年来，金庸老先生一直在寻找回归正统的路，从十多年前出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，到荣获大紫荆勋章，再到八十高龄攻读剑桥博士，一直想从过去的神坛走下来，食点人间烟火。不能算错。错就错在我们原都把金老当成了神，一直以为他视功名如粪土、金钱如草芥。

笔者有幸几次和金老见过面，陪他老人家吃过饭，还不知天高

地厚地和老爷子交换过书，感觉这实在是一个可爱的老头，虽然感觉和当年夜读金文时的想像有大不同，但一个陌生的神和一个熟悉的人比起来，我还是喜欢这个人。

很多人都在计算金老和作协之间，究竟是谁先向对方抛了媚眼，究竟是谁占了便宜，各执一端的人们，都振振有词地为自己的论点增加论据，但都忘了一点，每个人都只能是自己，而不会是另一个人。

当然，换句话说，如果我是金大侠，我肯定不会加入作协。但不加入这个协会，连所有的协会都不参加。以此证明我是牛人。

正因为如此，我不是金大侠，我做不成金大侠。我们都做不成金大侠。

依我对金大侠作浅薄地推断的逻辑，再来揣测一下中国作协，也挺有意思。

有很多人愤然指出，作协中有宋祖德和郭敬明之类，言下之意，金老一不小心掉进的作协是个泥潭。实际上中国作协是一个组织，只要是一个组织，就要发展会员，天经地义。发展的会员中当然有高有低，有大有小，有男有女，有丑有俊，但不能因为组织内成色有异，就认为组织不纯洁了。过去我们一直是以“纯洁”来衡量组织的，因此我们习惯于一个组织只讲一种语言，一个组织只做一个动作，一个组织只有一种思维，像奥威尔的《动物庄园》那样，最后只有一头叫“拿破仑同志”的猪是正确的。那种纯洁的组织现在看来，倒是怪异的。

有次和同伴在街上走路，看见对面走过一对男女，女人脸部扭曲，五官几乎挪位，而亲热地挽着她的男子是个标准的帅哥，同伴

对我说,那个女的太可怕了,怎么偏偏就钓上个俊男?我看了一眼,确实有点不太协调,但我对同伴说,你对他们并不了解,他们之间一定有我们不知道的故事,他们在一起不是为了别人看的。正如一把锁和一把钥匙,不是摆设,是为了开启的。

所以金庸尽可以选择中国作协,中国作协也尽可以选择金庸,只要没有谁逼着谁就好。更何况这跟婚姻一样,觉得不合适还可以离婚。童话大王郑渊洁不正闹着退出北京作协吗?

进进退退,退退进进,有进有退,有退有进。作协还是一潭活水。假如哪天彻底进不去,或者进去退不出来,那才不好玩呢。

拒绝戴套

看到这个题目,可能让人误以为涉黄,其实这里说的“套”,不是人在床上戴的那个,而是书在货架上戴的那个。虽然外形有些像,但实在是两码事。

不知从哪天起,中国的书都娇贵起来,纷纷带起了塑料“套子”,也有人调侃地称为“雨披”。起先只是在贵重的画册上穿,现在大有向所有书籍蔓延的趋势。刚去了香港书展,不比不知道,一比吓一跳,国内的书籍和海外的书籍放在一起,这怪异的区别就出来了。大陆这边满是带套的,国外的基本没有,港台的除了画册之类也鲜见。最有讽刺意味的是,国内有一本阐述环保理念的书《崩溃》,也用上了塑料封套,由于采用难以降解的塑封包装而招致香港环保人士的当场质疑。

去年我们国家出台了“限塑令”,超市的白色污染被遏制了。但现在随着文化产业的“逆势而上”,这种白色污染也借文化的名义“逆势”死灰复燃了。过去包萝卜青菜的东西,现在包起书籍,不知道是塑料的增值,还是书籍的贬值。

作家毕淑敏就直言:“它们会对环境造成持续的影响。尘风刮

起的时候,它们成为肮脏的白旗,挂上树梢。铺排在泥土里,100年无法融化。”她当时在给读者签名,这边在签,那边是工作人员在手忙脚乱地帮她撕塑料皮,2000本书签完,2000个“套子”和“雨披”聚成一座白色的垃圾山,她是对着这座小山感慨的。评论家、出版家解玺璋也对此痛批,他认为虽然从保护书的角度来说有点好处,但塑封一拆,就没有一点用处了,“从保护环境的角度来说,诸多无奈不能成为使用‘雨披’的理由”。

其实,我倒不想在一个上纲上线的“环保”问题上做文章,我只是就书论书。

读书人都知道,买书的时候东翻翻、西翻翻本是一种乐趣,正是因为这种一书在手的“质感”,才让他们走进书店,不然大可上网读书了。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,有时候拿起书无意中翻到中间的某一页,一段文字打动了你,你买下了它。如果没有这种东翻西翻的过程,就没有买书的结果,当然更没有买书的乐趣。清朝有个倒霉鬼叫徐骏写了一句“清风不识字,何事乱翻书”,掉了脑袋,但留下诗句。可见古人是把“翻书”当作“读书”的代名词在用。

现在的书店里,有越来越多的书被戴上套子,读者们只能雾里看花,凭着感觉买书,除了重版书和名著以外,其它书的命运可想而知。这也是为什么我国每年出版品种都达20多万种,德国一年只出版新书7万多种,但中国的出版业产值只有德国的三分之一。

我们的出版社老总都在为“起印一万册”而发愁,他们算计了一切,却越算丢得越多。因为他们以“社”为本,却始终不肯以“读者”为本。他们的理由是,读者会把书翻旧,破损率会高。其实自古以来,书都是这么翻的,名著也是在翻书中流传下来的。据我所

知,真正翻得很旧很破的书,八成是很畅销的书,这一点破损率是承受得起的。何况每本书都多花一角钱带上套,那不也是成本吗?

中国的出版业很有意思,它们总是不能在国际书业占个位置,却总是创造一些怪异的特例,创造过“豪华书”,创造过“家装书”,现在又创造出“套中书”。其实在多媒体阅读时代,纸本阅读已经岌岌可危了,假如再这么拒绝读者、折腾读者,恐怕离自我消灭不远了。

我们当然知道,最终要靠全民的文明程度提高,到那时候,书就彻底不用带套了。可是我们的出版社、书商如果不率先文明起来,而是消极适应蒙昧,那我们就撑不到全民文明的那一天。